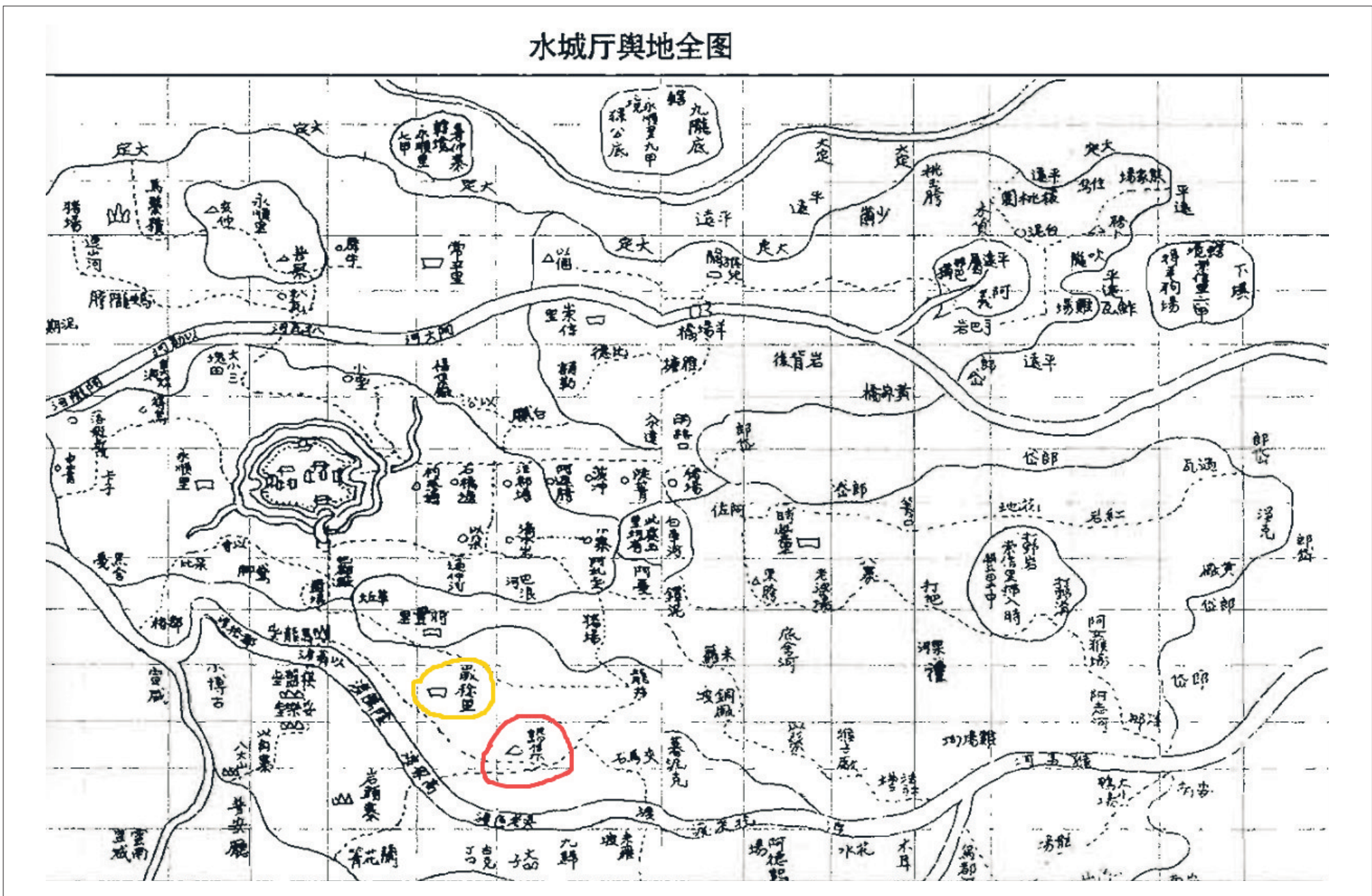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岁稔里图里的归集汛。(资料图片)



水城厅手绘地图。(资料图片)

今日水城,何以重提“归集”?

□ 尚宇杰

1

寻找“归集”:一个地名,为何穿越两千年?

归集在哪里?
如果只从今天的地图寻找答案,很难。
因为它从来不只是一个固定的地名。
把历史的图层一层层打开,会看到一条很长的线。
归集文化的历史脉络,可以追溯至汉代夜郎故地的漏江县。此后,随着建制更迭、民族迁徙,这一区域几经变化。到了明代,这里成为水西四十八土目之一,“归蹇”“归集”等名称逐渐见于史籍。
光绪二年《水城厅采访册》记载:“水西土目四十有八,隶水城者五……曰‘归集’者在水城西南。”
“归集”,有了比较清晰的历史坐标。

此后,它又经历了土目、军事汛地、行政区域等不同身份。
清代,归集作为岁稔里的一部分划归水城厅,设置“归集汛”。到1943年,水城县调整行政区划,设东宁区署和归集区署。其中,归集区署驻杨梅,辖玉舍、米箩、马龙、应忠、杨梅、常明、发贵、龙场、顺场9个乡镇,涵盖水城境内北盘江流域大部。
从汉代漏江县,到明代归集土目,再到清代归集汛、民国归集区署——两千多年的时间里,这片土地的名字、边界、建制不断变化,“归集”却一次次留在历史记录中。
这也意味着,理解归集,不能只盯着某一个村、某一处遗址,更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行政区划去框定它。
它更像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地理单元。它的边界随着时代变化,但围绕北盘江流域形成的生产生活、人员往来、民族交融和文化认同,却长期延续。
这也是“归集”最值得关注的地方——

地方变了,建制撤了,名字淡出了,但文化没有随之消失。
直到今天,在杨梅、都格、发耳等地,一些老人依然会讲“归集土司”的故事,一些古老地名仍在使用,一些延续多年的民俗活动依然年复一年举行。
一个地方的文化,有时候并不只藏在博物馆和地方志里。
它也可能藏在老人脱口而出的一个旧地名里,藏在一场火把节里,藏在一个古老集市的称呼里,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习惯里。
行政区划可以重新划分,文化的边界却未必会随之改变。
这或许就是今天重新发现“归集”的第一个理由——我们寻找的,不只是一个消失的地名,而是一段仍然活着的地域记忆。



在今天的水城地区地图上,找不到一个叫“归集”的乡镇。

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拨,这两个字,却曾经覆盖水城西南部一片广阔的土地。

杨梅、都格、发耳、鸡场、新街、野钟、营盘、龙场、顺场、花夏……今天,这些地方各有其名。但在一些老人的讲述里,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归集。

有人讲“归集土司”,有人知道“归集汛”,有人还记得过去的“归集区署”。

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由此出现:行政区划中的“归集”早已消失,为什么文化意义上的“归集”还在?今天的水城,为什么要重新讲起“归集”?

要回答这个问题,得先回溯到这两个字背后的历史渊源。

归集,究竟“集”了什么?
先看山水。
北盘江及其支流穿行其间,乌蒙山在这里切出一道道峡谷。山高、谷深、坡陡、路险,是这里最直接的地理底色。
过去当地流传一句话:“归集三个屯,十人来了九个困,来时骑大马,去时拄拐棍。”
但有意思的是,山川阻隔,并没有真正阻断这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

据史料记载,归集地区地处水城西南,与盘州、普安等地相接,是连接滇黔的重要通道。明初“调北



北盘江一角。景康/摄

2

读懂“归集”:一个“集”字,究竟集了什么?

征南”的军队经过这里,清初吴三桂“剿水西”由归集进入水城,红军长征也曾在这区域留下足迹。
兵马走过,商旅走过,移民走过,不同民族也在这里相遇相知。

于是,一个看起来地处深山的地方,反而成为一处不断发生“流动”的空间。

彝族、苗族、汉族、布依族等多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。不同的语言、节庆、饮食、建筑和生产方式,在漫长岁月里相互碰撞、彼此影响。

“集”的第一层意思,是人之集。有人的地方,就会有市场。

《水城厅采访册》中留下过“归集场,俗呼茫底猪场”的记载。江西客商带来的万寿宫,不只是商人议事之

所,也成为文化交流的平台。

农产品也在这里流动。樱桃、茶叶、香椿、甘蔗、红米……延续着这种由山川、物产和市场共同塑造的区域联系。

“集”的第二层意思,是物之集。更深一层,则是文化之集。

汉代郡县文化、土司文化、屯垦戍边文化、农耕文化、民族文化、红色文化……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文化印记,并不是简单地一层覆盖一层,而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不断叠加、交融。

一次次人员迁徙、交通往来和历史变迁,都在为“归集”增加新的内容。

由此再看“归集”二字,就会发现

它很有意味。“集”,是聚集。“归”,则意味着归属、认同。

不同的人来到这里,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相遇,最终共同生活于一方山水之中。

这可能才是理解归集最重要的一把钥匙——它不只是历史上一个地方的名字,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方式,在北盘江畔不断相遇、融合,最终形成的一种地域共同体。

归集背后,祖辈从哪里迁来,家族怎样繁衍,先辈怎样翻过一座山、渡过一条河,有怎样的节庆、饮食、乡音和共同记忆。

这些东西最终回答的,都是“我是哪里人?”



归集书店。(资料图片)



火把节。(资料图片)

3

重识“归集”:今天讲起它,究竟为了什么?

弄清楚“归集”是什么,还不是终点。

更重要的,是今天为什么还要讲“归集”?

显然不能只是“因为它历史悠久”。

如果仅仅停留在考证一个旧地名、讲述几段旧故事,“归集”很容易重新回到故纸堆里。

今天重新提出“归集文化”,真正值得做的,是把原本散落的东西重新找到。

找到那些遗址、古道、古村落,找到那些散落在地方志里的文字,找到老人记忆里的故事,找到各民族共同生活留下的文化印记,也找到今天仍

然延续着的生产方式、节庆习俗和精神气质,然后把它们重新放回同一张文化地图。

北盘江是它的地理线索,漏江、土司、归集汛、归集区署是它的历史线索,多民族交融是它的人文线索,而一代代人在大山峡谷间谋生、求学、奋斗,又构成它的精神线索。

把这条线索串起来,“归集”才真正从一个旧地名变成一个文化概念。

更进一步看,归集还可以成为重新整合区域资源的一条文化纽带。

历史上的归集,是人群、物产、文化长期流动汇聚形成的结果。今天的归集,则可以成为一种主动的发展选择。

文化把人聚起来,产业把资源聚起来,品牌把价值聚起来。

樱桃、红香椿、春茶、刺梨等,可以不只是农产品;北盘江大峡谷也可以不只是自然景观;火把节、跳花节也可以不只是一次节庆活动。

当这些散落的资源拥有一条共同的文化脉络时,就有可能从一个个分散的“点”,变成一个可以被识别、被讲述、被传播的“面”。

这也是地域文化真正的价值——不是给发展贴上一张文化标签,而是让文化重新参与发展的过程。

什么是归集?

它曾经是一个地名,是一片土目领地,是一处军事汛地,也是一个行

政区署。

但走过漫长岁月之后,它留下来的,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地名本身。

北盘江还在流,峡谷两岸的村寨还在,变化的是地图上的边界,没有改变的,是人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。

“归”,是找到共同的来处;“集”,是汇聚走向未来的力量。

当我们重新把散落在山河之间的历史、文化、人和故事——拾起,不能由此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,并从中找到走向未来的力量?

这,或许就是今天水城重新讲述“归集”的意义。

(来源:贵州日报天眼新闻)